



一乔家中至今保存的《少年文艺》，满载她的少女时光。

受访者供图

时光深处，缥缈少年时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刁霁鸿

“80后” 《少年文艺》的文学启蒙

儿童文学刊物《少年文艺》的百度贴吧里，最新一条帖子发布于7月1日，内容是1993年4月的《少年文艺》的几张照片。

再往下翻，第二条的发布时间是6月28日，然后是6月27日、6月24日……一条条密集的帖子里，藏着人们对少年时光的追忆：“找一篇小学看到的屠龙宝剑和恶龙少女的故事”“求一个《林丫儿等着瞧》原文”“寻一个系列童话《‘哔剥’一声——上海人的童话》”……

许多人说，儿时读物虽留在童年，却影响了自己的一生。

今年，恰逢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《少年文艺》创刊50周年，也是青年文学刊物《萌芽》创刊70周年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多名读者，以读物为钥匙，打开不同年代的青少年的记忆宝盒。

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，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《少年文艺》几乎陪伴了“80后”一乔的整个青少年时期。即便此后搬过几次家，许多旧物都已丢弃，她至今仍悉心保存着其中的几十本。书脊上的字迹已微微褪色，纸页边缘泛出不均匀的茶色，可她始终舍不得处理。

一乔的父母都热爱阅读，舍得在阅读上花钱，潜移默化中，一乔也养成了无事就读书的习惯。与《少年文艺》的结缘，源于舅舅的一份征订目录。那时，舅舅在邮局工作，每年征订季都会把征订目录带回家。因《少年文艺》征订量大，舅舅便主动向小外甥女推荐了这本刊物。一乔拿到手一看，果然喜欢：“既是故事，又充满文学气息，但又容易看懂，还有同龄人习作。”每到杂志快要寄到的几天，一乔就开始隐隐期盼，拿到书的那一天，总要翻来覆去地摩挲很久，那种快乐朴素而真切。

从那以后，每年舅舅带回新的征订目录，她总是先把《少年文艺》勾选上，再慢慢挑选其他的。“其他杂志都停订过，只有《少年文艺》是从头到尾没有间断过的。”她说。

读小学时年纪尚小，杂志里有些字还不认识，一乔就搬来字典，一字一字地查。遇到优美的句子，便工工整整地誊抄在专门的摘抄本上。她还清晰地记得，《少年文艺》曾刊发过一篇描写日出的散文，遣词造句极富画面感，霞光仿佛从纸面漫出来，她实在喜欢，索性将整段都抄了下来。日积月累，她的摘抄本攒成了厚厚一摞，成了她提升写作水平的“秘密武器”。那些习得的词句像一粒粒种子，不知不觉落进了她的文学土壤里，又在她的浇灌下开出全新的枝叶来。

小学五六年级时，在堂哥的鼓励下，一乔尝试写了一篇小故事，反复修改后鼓起勇气投向《少年文艺》。盼啊盼，盼啊盼，等来的却是杂志社的退稿信，编辑在这封手写信中仔细说明了退稿缘由，又温和地肯定她“写得挺好”，鼓励她多写多试。退稿信并没有浇灭她的创作热情，反

而让她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 and 期待。

“也许从那时候开始，就注定了我和文字工作的缘分。”如今已是一名文字工作者的一乔笑道。

“90后” 读物越发多样化

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人，中学时代的课桌抽屉里，几乎都摆过一本《读者》。里面的文章被一届又一届学生反复拆解，案例也被一遍遍引用，许多语文老师视作写作教学的宝库。

“90后”彭彭就是《读者》的忠实追随者。彭彭告诉记者，上中学时，自己和好友都热爱文学，课间常常并肩站在教室窗边，吹着穿堂风，一起看最新一期的《读者》，谁先读完一页就停下来看看窗外风景等另一个人，看完再一起讨论几句。等上课铃声响起，两人总是会心一笑，快步走回座位，把杂志迅速塞进抽屉深处。

作为班上的语文课代表，她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在全班传阅。每当同学问起写作秘诀，她都会推荐《读者》。彭彭坦言，那些从杂志里读到的故事和思辨，像一枚枚小小的指南针，为她日后选择中文系定下了最初的坐标。

同为“90后”的丹丹，初中时期最常翻阅的是《知音》和《青年文摘》。那时，她妈妈在三亚经营着一间报刊亭，小小的铺面里码满了形形色色的杂志。每回帮妈妈“看店”，丹丹都会在招呼顾客的间隙，抽出一本喜欢的杂志细细地读。大学时期，学校组织学生去《知音》杂志社参观，丹丹激动不已，“有一种仰慕许久终于见到本尊的恍惚感”。

到了高中，因为了解到新概念作文大赛，彭彭和好友开始看《萌芽》。在彭彭看来，《萌芽》的内容比《读者》更契合懵懂敏感的少年心思，其写法也更新锐。她梦想着哪天自己的名字也能印在上面，或者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一举成名。“那时候总喜欢埋头写一些伤春悲秋的文章，以为自己也是个文学青年，现在回头看，实际上当时都是

‘欲赋新词强说愁’，并没有掌握文学的精髓。”彭彭笑道。

千禧年后 在彩页与电子产品里 长大的新世代

进入千禧年后，网络和移动通信设备的普及，为人们的阅读提供了便利。“00后”与“10后”进入少年时期时，手机已经十分普遍，但读物仍是许多人不可或缺的成长记忆。

“00后”子坞告诉记者，他喜欢动漫，《知音漫客》的出现，让他和同学发现了与纯文图期刊截然不同的世界——彩漫。“《知音漫客》有很多连载内容，大家每周都会‘追更’，所以这本杂志格外牵动人心。”他回忆，班上有一半同学都是《知音漫客》的粉丝，每次新到一期时，大家总会在课间挤在一起看，看完了就再充满期盼地等待下一期。“幸好是周刊，等待没那么难熬。”他笑道。

今年11岁的晨晨是一名不折不扣的“10后”。由于短视频的普及，父母担心他沉溺其中，从小就对晨晨玩手机、电脑的时间进行严格管控。《博物》是晨晨最喜欢的杂志，“里面啥都有”。他向记者展示自己书柜里的《博物》杂志，每期都有不同的主题，从动物到植物，从上天到入海，彩图、文字并茂，读起来就像是刷一段高质量的权威科普短视频。在这本杂志的影响下，晨晨去丛林里徒步过、观察过雨后的蜗牛和花草、在红树林里等待过候鸟。“虽然知识点不一定都能记住，但只要能激发出他对自然的兴趣，不整天抱着手机，就已经很好了。”晨晨妈妈说。

从“80后”到“10后”，一本本带着时代印记的杂志，如一艘艘小船，就这样静静停泊在时光深处，看人来人往。它从不阻拦人下船，只等新入登船后再次扬帆，数十年如一日地摆渡着求知若渴的纯真灵魂，将他们送往更广阔的世界。■



《博物》是“10后”晨晨最喜欢的读物。



《萌芽》杂志是中国第一本青年原创文学刊物，深受“70后”“80后”“90后”喜爱。



《读者》杂志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滋养着各个年代的读者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